

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中短篇小说

语文学习的最佳课外读物

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选读

铁凝 主编

一个人心灵的健康成长，是应当有那些真正出色的文学作品为伴的。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永远有多远

Luxun wenxuejiang huojianq xiaoshuo xuandu



选题策划 贾亚青
石庆林
责任编辑 贾亚青
装帧设计 馨 宇等
插 图 魏清河等

一个人心灵的健康成长，是应当有那些真正出色的文学作品为伴的。

铁 凝

阅读当代小说，才能走出童话世界。

东 西

好孩子读好书。
宁吃鲜桃一口，
不吃烂杏一筐。

刘庆邦

称为小说的第一个原因是这个世界大话太多。

称为小说的第二个原因是这个世界过于矫情。

真理从来就是以小见大，这是称为小说的最后一个原因。

刘醒龙

ISBN 7-5376-2696-0



9 787537 626965 >

ISBN 7-5376-2696-0
1·817 定价:19.00



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选读

铁凝 主编

永远有多远

Luxun wenxuejiang huojia xiaoshuo xuandu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远有多远/铁凝等著. —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3

(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选读/铁凝主编)

ISBN 7-5376-2696-0

I. 永… II. 铁…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7235 号

丛 书 名	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选读
主 编	铁 凝
编 写	何玉茹 胡庆华 王 西 杨 剑
书 名	永远有多远
著 作	铁凝等
选题策划	贾亚青 石庆林
责任编辑	贾亚青
装帧设计	李 欣 刘淑婷
插 图	魏清河 魏素娟 牛冬凯
制 作	馨 宇 张秀静 马玉英 苏志新 张 健
出版发行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石家庄市工农路 359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23.5 万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书 号	ISBN 7-5376-2696-0/1·817
定 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选读

丛书简介

丛书取材于第一届、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中短篇小说。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命名的鲁迅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由于其获奖作品是“通过反复评议，层层筛选，可谓之优中选秀，秀里拔萃”，因而构成了丛书的高品质内涵。

丛书出版角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语文课程标准·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具有切合学生语文学习需要的价值。丛书集合了中国当代最优秀中短篇小说，有利于引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丰富语言的积累，有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有利于学生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的提高。

丛书选编根据小读者的阅读心理特点及阅读水平，采用人性化和立体化的手法，将这些作品按照令人愉悦的方式选编成册，以激发小读者的阅读兴趣。希望丛书能以其优秀的质量内涵，成为小读者成长记忆中的一份珍藏！

丛书读者对象：适宜小学三年级至初中三年级的学生。



铁凝：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生活背景： 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画家，母亲为声乐教授。

发表第一篇小说：《会飞的镰刀》，时年十八岁。

获全国优秀小说奖作品：《哦，香雪》（1982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1984年），《六月的话题》（1984年）。

获鲁迅文学奖作品： 散文集《女人的白夜》（第一届），小说《永远有多远》（第二届）。

获老舍文学奖作品：《永远有多远》（第一届）。

创作扫描： 长篇小说《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中篇小说《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对面》；短篇小说《安德烈的晚上》、《孕妇和牛》以及《铁凝文集》五卷共三百余万字。

《哦，香雪》和《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由铁凝改编成电影，荣获第四十一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儿童片最高奖和1985年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

作品已被译成英、德、法、日、俄、西班牙、丹麦、挪威等多国文字。



序

铁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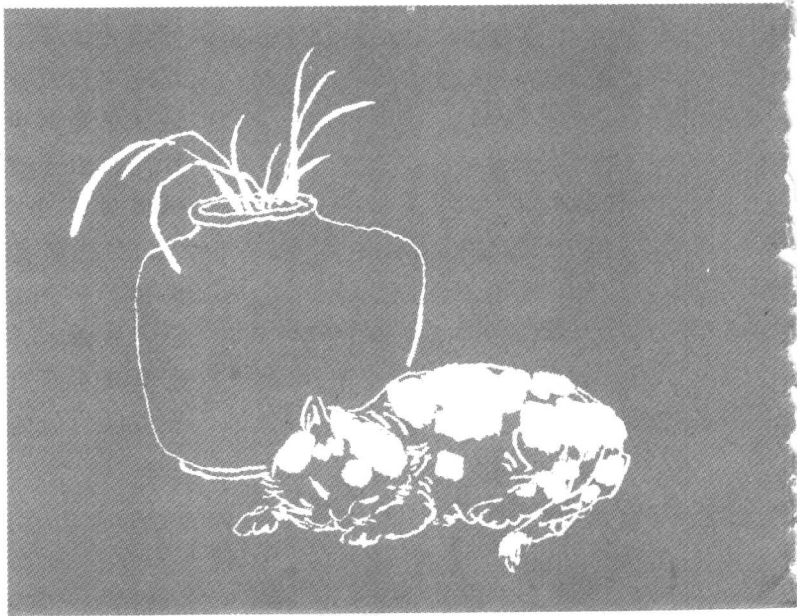
年轻的读者，你看到的这套丛书，是从两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中选出并编辑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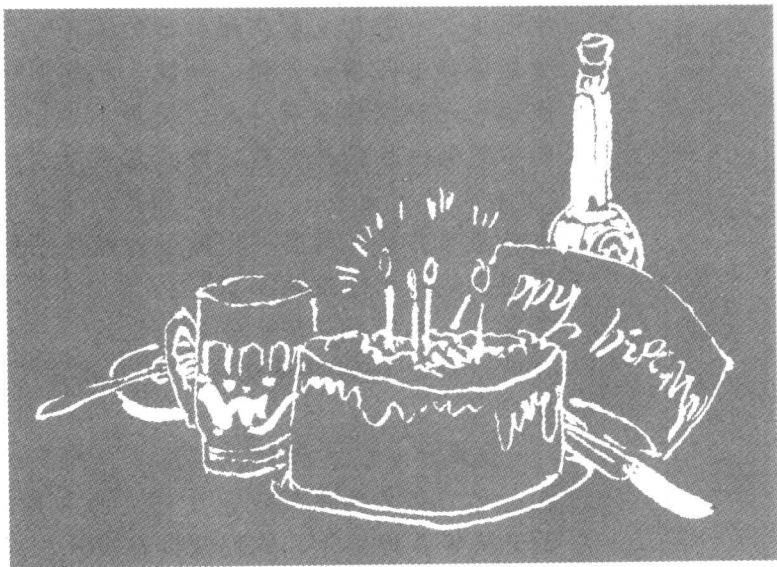
通常人们会觉得，鲁迅的名字是让人敬畏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项是庄严、响亮的；那些赢得了这奖项的小说也必定是容量厚重、内涵深刻的。它们盛载着深不可测的成年人的世界，或许它们是排斥少年人的进入的。其实这往往是对少年读者理解力的低估。也可能，由于这低估，少年人就同这些小说擦肩而过了。

我想起我的少年时光，上世纪70年代初，一个文化贫瘠的时代。除了内容空洞的课本，我们无书可读。所幸我的家庭残存下几本不合时宜的文学名著，给我以偷偷的阅读愉快。那些文学并不



是为一个孩子预备的，书中的内容与我所能感知的生活相距甚远，而且我也并不完全能够理解那些人物和故事的悠远含意。但我却陶醉其中，体味到莫可名状的幸福。其中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尤其令我难忘。至今当有人问及在我的少年时代，什么书给我影响最深时，我会毫不犹豫地这部四卷本的小说排在首位。虽然故事情节多半我已记忆模糊，但作为题记的那两句话我却能够背诵：“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湮没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震撼了一个少年稚弱而又狭窄的心，让我第一次清晰地渴望自己的灵魂美好高尚，渴望自己能对这个世界有所作为。尽管在当时，我并不知道我能够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我想，这便是文学的魅力吧。它在课堂之外，在你的个人生活里悄悄地开启着你的心智，拓展着你的视野，丰富着你对大千世界的认识，涵养着你的审美情趣。我以为，一个人心灵的健康成长，是应当有那些真正出色的





文学作品为伴的。

这套《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选读》无疑具备着上述文学品质。

这里的小说、故事各有不同，作家讲故事的方式也各有不同。如果说小说是叙述的艺术，那么，你会看到因了不同的叙述，这些小说在作家笔下是如何变得风格迥异，意趣盎然。而这时，一群离你或者很近、或者很远的人物也会随之走进你的心。这些人物，有的生长于城市，有的活跃在乡村；有儿子心中的父亲，有边防哨所的军人，有战争中的女英雄，有一言难尽的镇长，有哺乳期的母亲，有大宅院里深藏心机的女人，有纯净无邪的少女，有“雾月牛栏”下敏感多思的少年……也还有对一种“没有语言的生活”的讲述，对“年前年后”的感慨，对一双家做布鞋千针万线的贴心回味，对两个男人在丰沃的草原上“吹牛”的陶醉。一座老屋是怎样在作家简朴的笔下弥漫起神性的温暖？一条河又是怎样被雨水淋湿？心在有些时候是会比身先老吧？“双鱼星



座”里又有着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秘密？而一盆清水和躺在水中的刀子竟能够被书写得如此惊心动魄。挑担茶叶上北京的事情本身原来并不像小说题目这样富有诗意，厨房里发生的和没有发生的情节也叫人不能不想到一场虽然隐蔽，却是从来就有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战争”。“梦也何曾到谢桥”，是啊，那里的童年旧梦真是欢快与忧伤同行，谐趣与悲凉并重：那是一个孩子对她父亲的发现，在这发现里那孩子也找到了她终生的艰难愿望：获得人间真情。这虽是艰难的，却终究存在着。当我们用“清水洗尘”之后，一个新的年就真正来了，我们的心由于被这样的小说洗过，也应该像冬日无风的星夜那样清凛而明澄。

这些小说，在题材、风格各异的同时，又有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共性：它们都是关注现实，关怀人的心灵的，并且不回避人生的困境。无论从哪条路出发，它们最终都表达出对生命的真切理解，对现实的敏锐把握，对善的诚恳期待，对辽阔的人心的不断挖掘，以及对人类精神健康的某种引领。

此外，这套丛书还精选了每位作家不同时期的照片以及相关评论和专访，使你在认识一篇小说的同时也从多方面认识了这位作家。当你凝视他或她少年时的照片，也许你还会猜测：他们想当作家的梦，究竟是从哪一刻开始的呢？

附在作品后边的“导读”文字出自女作家何玉茹之手。她的这些文字，深入浅出，从容有序，灵动细腻而又分寸得当。这“导读”是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文学评价，也是一个作家和另一个作家的作品的真诚对话。

我愿意相信，这一切都是美好的。

2003年3月



目 录

序 1

永远有多远 1

铁凝 著



没有语言的生活 55

东西 著



鞋 99

刘庆邦 著



挑担茶叶上北京 123

刘醒龙 著



永远有多远

你在北京的胡同里住过吧？你曾经是北京胡同里的一个孩子吧？胡同里那群快乐的、多话的、有点缺心少肺的女孩子你还记得吧？

我在北京的胡同里住过，我曾经是北京胡同里的一个孩子。胡同里那群快乐的、多话的、有点缺心少肺的女孩子我一直记着。我常常觉得，要是没了她们，胡同还能叫胡同么？北京还能叫北京么？我这么说话会惹你不高兴——什么什么？你准说。是啊，如今的北京已不再是从前，她不再那么既矜持又恬淡、既清高又随和了。她学会了拥抱，热热闹闹，亦真亦假地拥抱，她怀里生活着多多少少北京之外的人啊。胡同里那些带点咬舌音的、嘎嘣利落脆的贫北京话也早就不受待见了——从前的那些女孩子，她们就是说着这样的一口贫北京话出没在胡同里的。她们头发干净，衣着简朴（却不寒酸），神情大方，小心眼儿不多，叫人觉得随时都可能受骗。二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来到北京，在任何地方看见少女，总会认定她们全是从前胡同里的那些孩子。北京若是一片树叶，胡同便是这树叶上蜿蜒密布的叶脉。要是你在阳光下观察这树叶，会发现它是那么晶莹透亮，因为那些女孩子就在叶脉里穿行，她们是一座城市的汁液。胡同为北京城输送着她们，她们使北京这座精神的城市肌理清晰、面庞润泽，充满着温暖而可靠的肉感。她们也使我永远地成为北京一名忠实的观众，即使再过一百年。

当我离开北京，长大成人，在B城安居乐业之后，每年都有一些机会回到北京。我在这座城市里拜访一些给孩子写书的作家，为我的儿童出版社搜寻一些有趣的书稿，也和我的亲人们约会，其中与我见面最多的是我的表妹白大省（音xǐng）。白大省经常告诉我一些她自己的事，让我帮她拿主意，最后又总是推翻我的主意。她在有些方面显得不可救药，可我们还是经常见面，谁让我是她表姐呢。

现在，这个六月的下午，我坐在出租车上，窗外是迷蒙的小雨。我



和白大省约好在王府井的“世都”百货公司见面，那儿离她的凯伦饭店不远。她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四星级的凯伦，在那儿当过工会干事，后来又转到销售部做经理。有一回我对她说，你不错呀刚到销售部就当领导。她叹了口气说哪儿呀，我们销售部所有的人都是经理，销售部主任才是领导呢，主任。我明白了，不过这种头衔印在名片上还是挺唬人的：白大省，凯伦饭店销售部经理。

出租车行至灯市西口就走不动了，前方堵车呢。我想我不如就在这儿下来吧，“世都”已经不远。我下了车，雨大了，我发现我正站在一个胡同口，在我的脚下有两级青石台阶；顺着台阶向上看，上方是一个老旧的灰瓦屋檐。屋檐下边原是有门的，现在门已被青砖砌死，就像一个人冲你背过了脸。我迈上台阶站在屋檐下，避雨似的。也许避雨并不重要，我只是愿意在这儿站会儿。踩在这样的台阶上，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我回到了北京，就是脚下这两级边缘破损的青石台阶，就是身后这朝我背过脸去的陌生的门口，就是头上这老旧却并不拮据的屋檐使我认出了北京，站稳了北京，并深知我此刻的方位“世都”、“天伦王朝”、“新东安市场”、“老福爷”、“雷蒙”……它们谁也不能让我知道我就在北京，它们谁也不如这隐匿在胡同口的两级旧台阶能勾引出我如此细碎、明晰的记忆——比如对凉的感觉。

从前，二十多年前那些夏日的午后，我和我的表妹白大省经常奉我们姥姥的吩咐，拎着保温瓶去胡同南口的小铺买冰镇汽水。我们的胡同叫驹马胡同，胡同北口有一个副食店，店内卖糕点罐头、油盐酱醋、生熟肉豆制品、牛羊肉鲜带鱼。店门外卖蔬菜，蔬菜被售货员摆在淡黄色竹板拼成的货架上，夜里菜们也那么摆着不怕被人偷去。干吗要偷呢？难道有人急着在夜里吃菜么？需要菜，天一亮副食店开了门，你买就是了。胡同南口就有我说的那个铺。如果去北口副食店，我们一律简称“北口”；要是去南口小铺，我们一律简称“南口”。南口其实是一个小酒馆，





台阶高高的，有四五级吧，让我常常觉得，如果你需要登这么多层台阶去买东西，你买的东西定是珍贵的。南口不卖油盐酱醋，它卖酒、小肚儿、花生米和猪头肉，夏天也兼卖雪糕、冰棍儿和汽水。店内设着两张小圆桌，铺着硬挺的、脆得像干粉皮一样的塑料台布的桌旁，永远坐着一两位就着花生米或小肚儿喝酒的老头。我觉得我喜欢小肚儿这种肉食就是从南口开始的。你知道小肚儿什么时候最香吗？就是售货员将它摆上案板，操刀将它破开切成薄片的那一瞬间。快刀和小肚儿的摩擦使它的清香

“噗”地迸射出来，将整间酒馆弥漫。那时我站在柜台前深深吸着气，我坚信这是世界上最好闻的一种肉。直到售货员问我们要买什么时，我才回过神儿来。“给我们拿汽水！”这是当年北京孩子买东西的开场白，不说“我要买什么”，而说“给我们拿……”“给我们拿汽水！”“冰镇的还是不冰镇的？”“给我们拿冰镇的，冰镇杨梅汽水！”我和白大省一块儿说，并递上我们的保温瓶。我已从小肚儿的香气中回过神儿来了，此时此刻和小肚儿的香气相比，我显然更渴望冰凉甘甜的杨梅汽水。在切小肚儿的柜台旁边有一只白色冰柜，一只盛着真冰的柜。当售货员掀开冰柜盖子的一刹那，我们及时地奔到了冰柜跟前。嗨，团团白雾样的冷气冒出来，犹如小拳头一般打在我们的脸上痛快无比，冰柜里有大块大块的白冰，一瓶瓶红色杨梅汽水就东倒西歪地埋在冰堆里。售货员把保温瓶灌满汽水，我和白大省一出小酒馆，一走下酒馆的台阶——那几级青石台阶，就迫不及待地拧开保温瓶的盖子。通常是我先喝第一口，虽然我是白大省的表姐。以后你会发现，白大省这个人几乎在谦让所有的人，不论是她的长辈还是她的表姐。这样，我毫不客气地先喝了第一口，那冰镇的杨梅汽水，我完全不记得汽水是怎样流入我的口中在我的舌面上滚过再滑入我的食道进入我的胃，我只记得冰镇汽水使我的头皮骤然发紧，一万支钢针在猛刺我的太阳穴，我的下眼眶给冻得一阵阵发热，生疼生疼。啊，这就是凉，这就叫冰镇。没有冰箱的时代人们知



道什么是冰凉，冰箱来了，冰凉就失踪了。冰箱从来就没有制造出过刻骨的、针扎般的冰凉给我们。白大省紧接着也猛喝一大口，我看见她打了一个冷战，她的胖乎乎的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她有点喘不过气似的对我说，她好像撒了一点尿出来！我哈哈笑着从白大省手中夺过保温瓶又喝了一大口，一万支钢针又刺向我的太阳穴，我的眼眶生疼

生疼，人就顿时精神起来。我冲白大省一歪头，她跟着我在僻静的胡同里一溜小跑。我们的脚步惊醒了屋顶上的一只黄猫，是九号院的女猫妞妞，常串着房顶去找我们家的男猫小熊的。我们在地上跑着，妞妞在房顶上追着我们跑。妞妞呀，你喝过冰镇汽水么？哼，一辈子你也喝不着。我们跑着，转眼就进了家门。啊，这就是凉，这就叫冰镇。

4 白大省从来也没有抱怨过在路上我比她喝汽水喝得多，为什么我从来也不知道让着她呢？还记得有一次为了看电影《西哈努克访问中国》，我和白大省都要洗头，水烧开了，我抢先洗，用蛋黄洗发膏。那是一种从颜色到形状都和蛋黄一样的洗发膏，八分钱一袋，有一股柠檬香味。我占住洗脸盆，没完没了地又冲又洗，到白大省洗时，电影都快开演了。姥姥催她，洗好头发的我也煞有介事地催她，好像她的洗头原本就是一个无理的举动。结果她来不及冲净头发就和我们一道看电影去了。我走在她后边，清楚地看到她后脑勺的一络头发上，还挂着一块黄豆大的蛋黄洗发膏呢。她一点儿也不知道，一路晃着头，想让风快点把头发弄干。我心里知道白大省后脑勺上的洗发膏是我的错误，二十多年过去，我总觉得那块蛋黄洗发膏一直在她后脑勺上沾着。我很想把这件往事告诉她，但白大省是这样一种人：她会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件事你有什么可对她不起的，她会扫你要道歉的兴。所以你还是闭嘴吧，让白大省还是白大省。

我就这样站在灯市西口的一条胡同里，站在一条废弃的屋檐下想着冰镇汽水和蛋黄洗发膏，直到雨渐渐停了，我也该就此打住，到“世



都”去。

我在“世都”二楼的咖啡厅等待白大省。我喜欢“世都”的咖啡厅。临窗的咖啡座，通透的落地玻璃使你仿佛飘浮在空中，使你生出转瞬即逝的那么一种虚假的优越感。你似乎视野开阔，可以扬起下颏看远处夕阳照耀下的玻璃幕墙和花岗岩组合的超现实主义般的建筑，也可以压着眼皮看窗外那些出入“世都”的人流在脚下静静地淌。我的表妹白大省早晚也会出现在这样的人流里。

现在离约定时间还早，我有足够的时间在这儿稳坐，喝完咖啡我还可以去二楼女装区和四楼的家庭用品部转转，我尤其喜欢各种尺寸和不同花色的毛巾、浴巾，一旦站在这些物品跟前，便常有不能自拔之感。我要了一份“西班牙大碗”，这厚墩墩的大陶杯一端起来就显得比“卡普契诺”之类更过瘾。我喝着“西班牙大碗”，有一搭无一搭地看身边过往的逛“世都”的人，想起白大省告诉过我，她看什么东西都喜欢看侧面，比如一座楼，比如一辆汽车、一双鞋、一只闹钟，当然也包括人，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白大省的这个习惯有点让我心里发笑，因为这使她显得与众不同。其实她有什么与众不同呢，她最大的与众不同就是永远空怀着一腔过时的热情，迷恋她喜欢的男性，却总是失恋。从小她就是一个相貌平平的乖孩子，脾气随和得要死。用九号院赵奶奶的话说，这孩子仁义着呐。



白大省在七十年代初期，当她七八岁的时候，就被胡同里的老人评价为“仁义”。在七十年代初期，这其实是一个陌生的、有点可疑的词，一个陈腐的、散发着被雨水沤黄的顶棚和老樟木箱子气息的词，一个不宜公开传播的词，一个激发不起我太多兴奋和感受力的词，它完全不像另外一些词汇给我的印象深刻。有一次我们去赵奶奶家串门，我读了她的孙女、一个沉默寡言的初中生的日记。当时她的日记就放在一个黑漆弓腿茶几上，仿佛欢迎人看的。她的日记中有这样几句话：“虽然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但我的革命意志不能消沉……”是的，就是那“消沉”二字震撼了我，在我还根本不懂消沉是什么意思

时，我就断定这是一个奇妙不凡的词，没有相当的学问，又怎能把这样的词运用在自己的日记里呢。我是如此珍视这个我并不理解的词，珍视到不敢去问大人它的含义。我要将它深埋在心，让时光帮助我靠近它明白它。白大省仁义，就让她仁义去吧。



6

白大省也确实仁义的。她上小学一年级的时侯，就曾经把昏倒在公厕里的赵奶奶背回过家（确切地说，应该是搀扶）。小学二年级，她就担负起每日给姥姥倒便盆的责任了。我们的姥姥不能用公厕的蹲坑，她每天坐在屋里出恭。我们的父母当时也都不在北京，那几年我们与姥姥相依为命。白大省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中国很多城市都在放映一部名叫《卖花姑娘》的朝鲜电影，这部电影使每一座电影院都在抽泣。我和白大省看《卖花姑娘》时也哭了，只是我不如她哭得那么专注。因为我前排的一个大人一边哭，一边痛苦地用自己的脊梁猛打椅子背，一副歇斯底里的样子。他弄出的响动很大，可是没有人抱怨他，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忙着自己的哭。我左边那个大人，他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银幕，任凭泪水哗哗地洗着脸，一条清鼻涕拖了一尺长他也不擦。我的右边就是白大省，她好像让哭给呛着了，一个劲儿打嗝儿。就是从看《卖花姑娘》开始，我才发现我的表妹有这么一个爱打嗝儿的毛病。单听她打嗝儿的声音，简直就像一个游手好闲的老爷们儿。特别当她在冬天吃了被我们称为“心里美”的水萝卜之后，她打的那些嗝儿呀，粗声大气的，又臭又畅快。“老爷们儿”这个比喻使我感到难过，因为白大省不是一个老爷们儿，她也不游手好闲，可是，就在《卖花姑娘》放映之后，白大省的同学开始管她叫“白地主”了，只因为她姓白，和《卖花姑娘》里那个凶狠的地主一个姓。有时候一些男生在胡同里看见白大省，会故意大声地说：“白地主过来喽，白地主过来喽！”

这绰号让白大省十分自卑，这自卑几乎将她的精神压垮。胡同里经常游走着一些灰色的大人，那是一些被管制的“四类分子”。他们